

·长篇小说·

梦断金三角

方知今 著



海天出版社

梦断金三角

方知今 著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桥

封面设计:王晓珊

责任技编:王 颖

书 名 梦断金三角

著(编)者 方知今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深圳市彩田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518026

印 刷 者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9.75

字 数 530 (千)字

版 次 1997年5月第1版

印 次 1997年5月第1次

印 数 1—5000册

ISBN 7—80615—629—1/I·159

定 价 24.80元



方知今 近照

作者简介

方知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军旗倒地之后》、《六见蒋介石》、《今是昨非见肝胆》、《爱神降临》、《中国远征军》、《抗日名将陈诚》、《一代女帮主》、《“党国”垂亡三部曲》、《江汉哀歌》、《抗日鄂西大决战》等500多万字长篇文学作品及电视剧本。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降战马鼓舞士气 闻枪声官兵皆惊	5
第二章 黑燕儿拔刀相助 闻某人惨遭羞辱	17
第三章 借刀计胡部兵败 行诈谋闻某受欺	28
第四章 收残部安抚有术 激敌将淋漓尽致	39
第五章 出重围死里逃生 发奖赏士气重振	54
第六章 女强人雪中送炭 代总统下令挡横	72
第七章 代总统兴师发难 女帮主挥鞭问罪	91
第八章 黑燕儿几番问罪 少将军一忍再忍	103
第九章 惩淫贼挥刀割鸡 耍独裁勒逼挺进	115
第十章 黑燕儿勒索有方 金笑农生财有道	128
第十一章 村姑认夫苦难言 大员空降逼启程	142
第十二章 入官邸寒暄而已 进别墅风光绮丽	157
第十三章 贵夫人竭力斡旋 娇小姐异想天开	170
第十四章 困别墅力排干扰 闻警报无计可施	180
第十五章 新冤家穷追不舍 旧仇人狭路相逢	193
第十六章 君命召鞭长莫及 夫人请维妙至极	210
第十七章 邱伯泉替主受过 贾伯宜险遭不测	224
第十八章 皮鞭横扫惩淫乱 铁炮钻天打飞机	236
第十九章 火马冲锋破敌阵 以火攻火出重围	250
第二十章 特派员从空而降 女帮主拂袖而去	262

第二十一章	大土豪奢谈振兴	娇小姐梦呓幸福	276
第二十二章	抛情丝痴女矢志	弄玄虚政客摇舌	291
第二十三章	多顾虑大事难成	太天真好梦易惊	303
第二十四章	奇女子浑身是胆	少将军遍体鳞伤	315
第二十五章	严督训强化实战	诈检阅阴谋落空	327
第二十六章	小诸葛计穷舍财	众将军以兵换金	340
第二十七章	搞兼并收编有术	取情报莽撞有失	354
第二十八章	代总统悄然隐退	美国佬公然逞威	367
第二十九章	救人质身入虎穴	排阻挠又入龙潭	379
第三十章	下说词免动干戈	颁奖赏尴尬难当	392
第三十一章	挺进军进驻车里	少将军迷惑傣寨	405
第三十二章	竹楼中饱尝野味	油灯下苦谈寻妻	418
第三十三章	思妻小咫尺天涯	见老兵满伏杀机	432
第三十四章	战荒郊触目心惊	人丛林享尽野情	446
第三十五章	相逢难诉相思苦	离别怎表断肠情	460
第三十六章	嫡系将蠢蠢欲动	老政客加紧催命	474
第三十七章	救人质兴兵攻城	庆佳节天降神兵	490
第三十八章	搞自裁计在激将	用黄金难换米汤	503
第三十九章	入森林惨绝人寰	进缅甸潜伏危机	516
第四十章	进新居霸道索子	越国境大放厥词	529
第四十一章	处绝地哀叹梦醒	种毒植貽患无穷	542
第四十二章	复职总统欲圆梦	败军之将奢望多	556
第四十三章	美将染指金三角	蒋某初做反攻梦	568
第四十四章	蒋介石胡乱任命	李天赐沉着应变	581
第四十五章	独裁者朝令暮改	总司令金蝉脱壳	595
第四十六章	逼反攻丧师折将	假口谕借刀杀人	610
后 记			626

楔 子

血红的太阳从东方地平线爬了上来，碧绿的青山像被涂上了一层紫色，贯穿仙人峰的一条小溪中的清亮泉水也被染红，仿佛割破了“仙人”的动脉。几百匹跑得汗津津的战马闲散在长溪畔，贪婪地饮着“血水”，不时高声嘶鸣，在山谷回响，使明媚的春光变得萧瑟凄凉。

从硝烟中突围而出的士兵们都疲惫不堪，即奉命准予随地休息，一个个在山坡上抱枪倚树而憩，大多昏昏入睡；山洼里炊事班在忙碌着埋锅造饭；制高点和山口小高地的前沿阵地上担任警戒的部队，都还强打精神，严密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

绥靖公署长官兼省保安总司令李剑叉腰站在小土丘上，皱着眉头默默地凝视着远方。

这位出身大军阀家庭，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将军，当时还只不过三十六岁，英俊而魁梧，骄傲而自信，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七年前他怀着满腔激情，率李家军第二师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在上海宝山——月浦一线奋战一个月，部队伤亡达三分之二，却因为蒋介石奉行“杂牌部队自生自灭”策略而不予补充，他便愤然率部退出战场，回转西南老家。在这里，他的祖父李寿山还是一省之长（清朝时期是两省总督），有他李家小朝廷的一隅之地。然而因他擅自率部脱离战场，第二师番号被撤销，他的少将指挥官衔亦被免除。这样便再次激怒了他，决心铤而走险，带了少数侍从，来到省城，干起他的冒险事业！

他首先从控制黑社会做起。到了省城，勾结女浪人刘干娘，刀

劈薄刀党头子胡国海，一举篡夺了全省黑社会大权，然后兴风作浪，迫使当局不得不承认他的潜在势力的可怕。

当时他利用了这样一种形势：国民党内忧外患，无力顾及地方，不得不借助他的势力稳定大后方。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各派势力都想拉拢他来打倒对手，因此助长了他的扩张之势，一时间黑社会势力猖獗，最后不得不让他官复原职，任命他为省保安总司令。

他利用李家军的班底，在很短时期内扩充了四个加强旅的保安部队，强化训练，成为一支得心应手的劲旅。

在此期间，他有两大对手，一是绥署行辕后改为长官公署长官的周少梁——一个野心大于聪明的军阀，他与另一大军阀勾结，企图倒蒋自立；另一个便是政学系的政客、任省主席的章瑛——一个阴险狡猾的政界老手，自诩为蒋介石的亲信，维持蒋介石的利益。

在周少梁方面，除了有个惯于搞阴谋的美国顾问卡罗德——以传教士为掩护在中国搞了几十年间谍活动的老狐狸之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少将军衔的女儿六千金——一个贪婪而又阴毒的女人，毕业于陆军大学第九届的高材生、长官公署参谋长、三女婿贾啸，任宪兵团长的长子周立国，任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的次子周立行。

在章瑛方面，他的夫人罗娜是个双重间谍，即日本间谍和中统特务；他的舅兄是省党部秘书长、中统特务头子罗尚青。

这两大势力对他既拉拢又排斥，六年中明争暗斗，激烈非常。在他，即只有他的夫人沈小梅相助，以他的魄力号召一批文武人才，与周、章两大势力角逐。最后，终于击败了周少梁，撵走了章瑛，他登上了长官公署长官的宝座，拥兵十数万，显赫一时。

最值得他安慰的是：周少梁的长子周立国竟背叛了周家，投到他的麾下，成为最忠实的一员骁将；周家的乘龙快婿、周少梁的智囊贾啸也在争斗中为他的胆识、气魄所慑服，投到他的麾下，成为他最得力、最忠实的幕僚！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文武百官顶礼膜拜之时，共军压境，蒋介石再次派章琼以“总统战地视察官”的身份前来督战，先是迫其坚守，后是迫其突围，实际上章琼是心怀旧怨，企图置李剑于死地，报仇雪恨。他不仅与周立行勾结，而且以封官和金条大肆收买李剑手下部将。他的所作所为李剑虽了如指掌，却丝毫不能做出反应。因为在此之前，蒋介石以“免后顾之忧”为由，将李剑及一些将领家眷接往台湾，成为人质。章琼就因为有人质在手，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

在种种诡计破产之后，章琼逼迫李剑向正南突围！这同样是一条险恶之计，因为在正南外围有胡宗南两个军在防守，明为策应，实际是等待李剑率部突围后，胡部便迫令其缴械接受整编，然后将李剑杀害。

关键时刻，李剑得到一个信息：当初运送家眷的飞机，其中有一架中途起义，飞往解放区，他的三夫人春草和一些将领的夫人受到共军的优待，并不在台湾；他的二夫人李薇到了台湾后，也设法去了瑞士，人质一说根本是莫须有的恐吓！

李剑下决心逮捕了章琼。

在混乱中他的夫人沈小梅被特务刺杀，正当他哀哀欲绝时，共军派人把他的三夫人春草及其他将领的夫人送回，并敦促他率部起义。

李剑与共军曾有过一次接触。那是在1934年，共军即当年的红军从江西突围后，途经李家军的防地，当时蒋介石派人来逼他堵截，共军也派代表来向他“借路”，他权衡利弊后，让开一条路让共军快速通过。此事曾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共军敦促他率部起义，也提到了当年这段事，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

他给共军的回答极简单明确：“为将者不决战是不甘心的！”

他决心突围，而且突围成功了。然而在突围中部队被冲散，十万之众只剩下两千多人，就是他的直属部队骑兵和警卫团各一部分。当然，随后还可能集中一部分冲散的部队，却决不能期望再恢复十

万之众的劲旅。

现在他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后有共军，前有胡宗南部堵截。共军也许出于战略目的，没有穷追不舍，然而胡宗南部这只拦路虎，是决不会轻易放他过去的。若以他这两千余名残兵败将去闯，不啻扑灯蛾投火。更困难的是尚有二百余名随军眷属，是妨碍冲突的最大障碍！

他再次陷入绝境！

第一章 降战马鼓舞士气 闻枪声官兵皆惊

作为十万将士的统帅，李剑比任何人都疲劳。远在共军大兵压境时，他就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尤其是突围的前几天，他几乎彻夜不眠。他是个精力旺盛的人，然而时间长了，他也会感到精神即将崩溃。现在唯一使他勉强支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逼得他要继续挺立着，决不能倒下去。

突围成功了，应该是个胜利。但实际上现在的处境，比他突围前更加险恶。突围前在省城他有十万精锐之师，有大炮和坦克，有城垣和工事碉堡，他还能与共军从容周旋十天半月，或者更长时间。但他不愿等待最后覆灭的命运，才下决心突围而出。现在，他只有两千多官兵，没有了重武器，没有了坦克，也没有碉堡工事，甚至来不及让士兵们做简单的掩体。这就等于暴露在开阔地带，只要火力密集，就能把他们全部消灭！

也许现在是放下武器的时候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是向共军投诚还是向胡宗南缴械接受整编？前者他要做阶下之囚，后者他有杀身之祸，对他来讲，似乎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种念头丝毫也没有在他脑海里产生过，他只有一个念头：冲！冲！冲！只要我不死，就决不下武器！

他忽然想起：当年西楚霸王中了十面埋伏兵败之后，也曾单枪匹马冲突，所到之处无人敢挡，真所谓刀光闪过，人头纷纷落地。于是项羽仰天长叹：“此乃天灭吾楚，非战之罪也！”项羽将失败归咎

于“天意”，而不是他打不过刘邦。现在他何尝不是也不服输，也归咎于“天意”呢？想到这里，他下意识地看看在身后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下，席地而坐的妻子春草和侍女红莲。她们俩现在都穿着士兵服装。

春草原是他的贴身侍女。当初在他的老家“都督府”当侍女，这是因为李剑的祖母老太君是旗人，都督府内始终保持着旧制，各房都有侍女伺候。春草和红莲九岁被买进府，分派在“少将军”房里使唤。春草自幼乖巧伶俐，为李剑所喜爱。锦衣玉食，出落得亭亭玉立。李剑与沈小梅结婚后，春草与红莲便成了沈夫人的侍女。沈小梅看出这个姑娘与丈夫之间的微妙关系，便毅然让丈夫收她做了第三夫人。

春草年轻而娇媚，李剑一时宠爱得无以复加，如果不是这场战乱，“后宫之乱”必起。现在是一个遇刺身亡，一个去了瑞士，只剩下这一最心爱的妻子了，难道说也要像项羽在垓下那样，演一出《霸王别姬》吗？他摇了摇头，心里暗暗说：“不！只要我不死，决不能让她受到半点伤害！”正因为如此，昨夜冲突时，他将妻子交付给了骑兵连，命令全连以生命保护她。于是全连将夫人裹在核心，士兵们以身体做了夫人的挡箭牌！现在部队已残缺不全了，再有战事，必须以一当十，还能再用那么多士兵做心肝宝贝的挡箭牌吗？

他走了过去，脱下披在身上的呢大衣，盖在妻子的身上。

春草赶紧起身，把大衣又披在丈夫身上：“山里冷哩……”

李剑笑了笑：“男儿头上有三把火啊。”说着又要脱下大衣。

春草按住丈夫的肩头：“别……我要冷就裹裹军毯也行啊。”

李剑没有再勉强，却劝道：“你看那些眷属都找山洞去避风，你也去不好吗？”

春草却摇头说：“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李剑爱怜地搂着妻子说：“那么，你就裹着军毯睡觉好吗？啊，不……不，你不要说‘你不睡我也不睡’，我现在不能睡，假如你再熬着，我心里不好受，更增加了我的精神负担，你懂吗？”

春草看着丈夫，眼圈红了，但她忍住了，点点头。他把她扶着坐下，拿条军毯给她裹好，让她靠在树上，摆弄好比较舒服的姿势，又让她闭上眼，这才起身走向原地。

在另一棵大树下，坐着李剑的参谋长邱伯泉、秘书长徐进、省长贾啸及三个师长：乔金彪、周立国、董斌三。这几个李剑的心腹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过去他们对他唯命是从，现在他们也把他看成生死存亡的决策人，完全依靠他带领他们走出绝境。尽管谁都知道现在几乎没有可能闯出去了，但他们对他仍旧充满盲目的信任，认为他一定有办法带他们走出去！

几个人都想去问问李剑想出什么办法没有，但谁都不敢贸然前去。在这些人中，只有贾啸的地位最高，也颇受李剑另眼看待。所以几个人都怂恿他去问问李剑。

贾啸推辞不过，只得起身走过去，却也不敢直说，只是以劝慰的口吻说：“钧座，你几天几夜没合眼了，还是抓紧时间休息片刻吧。”

李剑缓缓将目光移向对方，似乎渐渐领悟了对方的话意，却又苦笑道：“伯宜兄，你以为敌人还能允许我们休息多久呢？”

贾啸听了，不免怅然若失。

在突围以前，“敌人”指的仅仅是共军。现在却不同了，他们后面距共军五十华里，前面距胡宗南部一个军三十华里，他们现在是腹背受敌。

李剑继续说：“现在两方面都不来攻我，是怕把我们逼急了投向另一方。但是，如此的忍耐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应该料到：不逼并不等于没有行动计划。也许双方正在酝酿歼灭我们的计划哩。”

“钧座，在突围时你下令以团为单位各自行动，却又没有集中地点，现在是不是派出一些便衣去联络，或者可以找回一些突围出来的部队……”贾啸建议道。

李剑摇摇头：“不！”他解释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认为我们现在兵力单薄，不可能突出胡部的封锁。伯宜兄，打仗打的是士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兵不在多，在精。现在即便能找回一些突

围而出的部队，经过冲突，士气很低，这样的部队再多也没有战斗力。反之，我们如能调动现有的这两千多将士的斗志，仍旧可以成为一把锋利的匕首，是可以突破胡部的封锁的。”

“钧座，我想集中多一些部队总还是有利的——起码声势大一些，也能鼓舞士气……”

李剑继续摇头：“伯宜兄，人在困境时总会抱幻想。当然，我也承认幻想往往是困境中赖以生存的客观因素，但是，恰恰是幻想使处于困境中的人失去了拼搏的决心。比如我们奉命坚守待援，在十分危急的时候，能坚守阵地的客观因素是援军的及时到来，于是在阵地上苦苦坚持。结果援军没有赶到，我们也拼光了最后一点抵抗力量。假如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抱援军的希望，而立足于靠自己的力量去守住阵地，我们就会以现有的条件和兵力进行策划，作好部署，逐次使用兵力，或者想出巧妙的办法以攻为守，打击敌人。这样，也许最后还是拼光，但却是主动的，更何况也许另有生机。”

贾啸明白了李剑的意思，而且他承认李剑的逻辑，不是一般人能形成的。这或许就是李剑过去能够化险为夷的重要原因。

“钧座，你看是不是今晚我们对胡部发动一次夜间突击……”

李剑看了对方一眼：“是的，在此之前我也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当你现在向我提出此建议时，我却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什么？”

“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就是说要用对手想不到的战术去取胜。现在你我竟然不谋而合，那么，就应该料到这一着对方也会想到，便达不到出其不意的目的。相反，如果敌人有了准备，我们夜间扑去，岂非扑灯蛾投火！”

贾啸再一次叹服了李剑的分析逻辑——既然我想到了，你也想到了，那么他也会想到的。“那么，现在钧座是否已有良策？”

李剑耸耸肩：“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现在我们连走都走不动了，还有什么良策？”

“那么，应赶快集合部队部署防御，修筑工事掩体，以防敌人来

攻！”

“我问你：若是你是我的对手，你会设想我这里毫无应战准备，便冒冒失失来攻吗？”

“不会！”

李剑指出：“司马懿不敢进空城就因为料想不到像诸葛亮这样足智多谋的人会设防无兵。我李剑虽不能与诸葛亮比，却也小有名气，无论共军还是胡部，决想不到我们处在两面受敌情况下，竟然会不加防御——这岂不是‘出其不意’吗？好，我就利用这‘出其不意’，让我的将士稍事休息，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绝倒！”贾啸竟然大呼起来，“钩座在此危难之时，竟还能如此冷静地知己知彼，诸葛用兵也不过如此吧！”

李剑并不理会如此的歌颂：“你知道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贾啸茫然不知所对，“我在设身处置地替我的敌人想该用什么办法对付我们？”

贾啸又一愣，但他很快便醒悟过来：替对方设想便是替自己设想。李剑的思路的确与常人不大相同！他与李剑相识七年之久，几乎有五年时间是对手，两年时间合作。他只佩服李剑的胆略，却并不了解李剑的思维。现在他才逐渐发现李剑考虑问题的逻辑确有独到之处，这正是处理问题的胜负关键。

“那么，据钩座设想，敌人会有什么动作？我们该怎么办？”

李剑微微一笑：“我认为现在僵持的局面两方面都需要或意欲打破，兵不血刃是为上策，所以必会先派人来谈判，或说是劝降。根据以往共军的做法，会以释放俘虏来劝降，他们较有耐心，一次试探之后，还会有第二次试探；胡部方面也会这样做，但其耐心远不如共军，紧跟着就会采取行动，所以是比较危险的对手。”

贾啸想了想，觉得李剑的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建议道：“假如对方派人来谈判，也是窥探我们的虚实。所以我们应做些准备，让我们的对手看到我们是有准备的，而且战斗力还保持旺盛，让他们知难而退。”

李剑摇摇头：“夫兵行诡道也。以实就虚，以虚就实，都是可用之计，但要视情况灵活应用。请你记住：无论哪一方面的人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暴露我们还带着大量家眷。除此之外，就听其自然吧。”

贾啸一时还琢磨不透李剑这番话的意思：“家眷们都在山洞中休息，我当派人告诫她们隐蔽。倒是钩座夫人也应该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才好。”

李剑又摇头：“自突围以来，我的夫人和侍女就穿上了士兵服装，就让她们与士兵为伍吧。”

贾啸看看蜷缩在树下的春草和红莲，都穿着士兵的服装，也打着绑腿，穿着草鞋，如果不近距离细看，很难分辨，尤其是如果混杂于士兵群中，那就更难识破了。他顿然悟到这是保护她们的最有效办法，于是暗打主意：回头也要让我的夫人如此打扮。

李剑说：“你我不必都这样耗着，我现在精神还好，你先去休息吧。”

贾啸却说：“现在很平静，还是钩座……”

李剑不等贾啸说完，已将披在身上的大衣甩给鲁三姐，匆匆走下坡去。

他来到溪旁，迅速脱去衣服，只留一条内裤，用一条毛巾蘸着冷水洗擦全身。他的皮肤洁白细嫩，所以很快就擦得发红了。此时在他身后有一个卫士班跟着，他快活地对卫士们说：“你们都来洗一洗，既痛快又消除疲劳！”

卫士们起先只是在笑，后来看他有点发急了，这才纷纷脱了衣服，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却嚷道：“啊，不行不行！你们要像我这样，使劲搓，把身上搓红了，既消除疲劳，又不会感冒！”他边说边撩水去浇那些士兵。

李剑一向是很威严的，在下级面前从不苟言笑，然而现在他却一反常态，与士兵嬉闹起来。顿时气氛活跃起来，寂静的山谷被欢笑之声打破。

贾啸站在山坡上看着，先是惊讶不已，随后他悟到了李剑的用意，于是叫着几个师长：“快都去溪边，效仿钧座的做法……都去……都去……”他轰赶着附近的官兵。

渐渐地，溪边挤满了官兵，个个欢快地用凉水先擦着身子，撩水去泼对方，于是打闹欢笑之声顿时响彻山谷。就是那些没有来参加嬉闹的官兵，也在一旁欢笑，刚才那种颓丧之气一扫而空，人人都忘了现在身在险地的处境。

贾啸忙着替李剑穿上衣服，他由衷地说：“人言‘大将风度也’，我看钧座何止大将风度……”

李剑摆摆手，却走去站在一块山石上，大声说：“弟兄们！弟兄们！你们饿不饿啊？我可是饿极了！炊事班能给我们搞点什么好吃的啊？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困在这山洼里，有钱也买不到什么好吃的？怎么办？我建议从战马中找出两匹受伤的，宰了吃马肉好不好啊？”

“好啊！！！”

“好啊！！！”

“那就去找找吧——有两匹就够了。”

官兵们纷纷响应，果真找来两匹在作战中受伤的马，牵到小溪旁，准备在这里宰了，就着溪水剥皮洗净。但是谁也没宰过马，乱了一阵，有人说用枪打，有的说拿刺刀捅。有几个士兵自告奋勇，用绑腿布栓住马的四蹄，将马放倒，然后拿刺刀像杀猪一样地向马的脖子捅去。刺刀没有开刃，马皮比猪皮坚韧，一刀没有捅透，那马四蹄一蹦，蹦了起来，几个拽着绑腿布的人也举不过那负痛挣命的马，那马终于挣脱了控制，狂奔起来。

还有为数不少的官兵只在山坡上观望，对李剑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现在见战马狂奔，也激动起来，吼叫拦挡沸腾起来，两匹受惊的马狂奔着，将一些拦挡的人撞倒了。因为四周山坡上人多，都在喊叫，所以两匹受惊的马只沿着山洼的边缘转圈狂奔，伤口的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滴着，加之不断哀鸣，将整个山谷闹得沸腾起来。